

秋雨夜记

北京的秋天一下子就降落了。仿佛前一天的晚上还因热而睡不着，电扇朝着肚皮吹的同时还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第二天的早上就被从窗口袭来的寒气侵得打怵。不过虽然早晚冷得不得了，在太阳给大地回暖八个小时的下午依然热得出汗。在教室里的人们也是，一个个怨着抠门的物业早早就停了冷气，可窗外的同学们明明把夹克都披上了呀。

如此一来，北京的从早到晚能够让人经历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的轮回。这天气最容易令人感冒，可路上的好些女同学仍穿着短裙短裤露着白皙修长的双腿，拽着男同胞们的目光，一不小心就撞上了前人的背包。据论坛上的人们讲，校园里曾出没过短裤短到露出半截屁股的也即将敌不住秋雨之寒，为还没一饱眼福的色鬼们留下了明年才能再见的遗憾。

不止一天之内的气象变得剧烈，就连前后两天之间也仿佛两个季节。气温如同更年期的大妈一样变化无常，前一天还热得不可忍耐，后一天一场雨便把天气拉向寒冬。

今年夏秋的雨可真多。不止一场两场，短短的几周秋天似乎每天都在下雨。这可令街上的清洁工人们开了心了。雨水不仅将柏油路面洗刷得干干净净，让人想在短暂的晴天下躺上去热乎乎得睡上一觉，还把落叶也一并带了走。人常觉得树较花坚强，可现在的银杏梧桐却也像被春雨摧残过的花朵一样光秃秃的，破败不堪，提早就谢了顶，备战冬天。

一年四季里，秋天凉爽，秋天的雨次多，我本该喜爱秋天，可实际上却讨厌秋天，尤其厌恶秋天的雨。一场秋雨，一舞秋风，世界就如遭了殃。地上是泥、是水，是半烂掉的树叶；风抖着我的裤腿，牵着我走。这个时候，伞不起作用，在路灯下甚至可以看到如晶莹的、纱线般的雨丝不受重力控制，从伞的下沿溜进伞内，直扑人的面庞，弄得人直痒痒。春雨带来的是生机，夏雨是大大方方的透彻，只有秋雨是矫情、是让人不耐烦。

一场秋雨，将低气压下的浮尘都压了下来，空气里可以说是雨味，是土腥味，是草味，反正是自然的味道，是凋零的味道。人们会说“润物细无声”，会说“山色空蒙雨亦奇”，可秋雨没法让人有好脾气。文人墨客自然不是借着秋雨的借口一起闲得无病呻吟，秋雨就是着实地那么让人怀旧，让人想哭，好个憋屈。

天灰蒙蒙的，越来越阴，可雨就是下不大，下不彻底，让我甚至想用自己积累数月的泪水好好地浇灌、清洗一下这个秋天的世界。我站在无人的广场上，闭上眼、昂起头，把伞举过脑后，任令人作痒的秋雨扫过我的额头、眼皮、面颊、嘴唇。秋风在楼洞中呼啸着，应着我心中的鸣叫；秋叶在周围蹿跳着，一如我混乱的思绪万千；万物的凋敝与我心灵开始互通，我看见角落湿哒哒的野鼠，听见被自行车碾碎的蜗牛，闻到从树上跳楼自杀的柿子的味道。一时间，无数关于秋的记忆喷薄涌现，那个深夜躲在食堂避雨自习的秋天，那个在清华收到自己二十七分大作文的秋天，那个失恋后摔倒在湿滑跑道上的秋天。

广场是秋的舞台，秋雨的小提琴旋律顺着上帝的指挥飞快流转，秋叶围绕着我翩翩起舞，四季轮回抡起万斤的鼓槌，轰动起一个个沉重的鼓点。站在舞台中央，我闭着眼，仰着头，感受着这一切，任凭琴声刺耳，鼓声震天。

2021 年 9 月 27 日

北京